

A.B.
YEHOSHUA

YULIA RAGAYEV

Mechanical Engineer

My name is Ragayev. Yulia Ragayev, mechanical engineer. I have diploma. But I was not born in city, was born in small village. Far away. Far, far from big city. My mother lives in village still. I have son too, big boy now, thirteen years. His father engineer also. I am not longer with him. Good man but we separate. I leave him for other man, good too. He not want stay. Why someone like him just clean street or be guard or something? I, no. I want to stay in Jerusalem.

resident card
no.836205

STATEMENT

I, Yulia Ragayev, holder of temporary resident card no.836205, agree to work at any job I am assigned to, including night shifts.

MANAGER'S ASSESSMENT

She seems highly motivated. Although first placement should be in a service job, her professional training may enable her at some point to move to the production line at the bakery or in to the paper-and stationery division.

DOCTOR'S NOTES

No special health problems. Cleared for all work.

A
WOMAN
IN
JERUSALEM

耶路撒冷，
一个女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以色列] 亚伯拉罕·耶霍舒亚 著 金逸明 译

耶路撒冷，一个女人

A
WOMAN
IN
JERUSALEM

〔以色列〕亚伯拉罕·耶霍舒亚 著
金逸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7-7067

A.B. Yehoshua

A Woman in Jerusalem

For SHLICHUTO SHEL HAMEMUNEH AL MESHAVE ENOSH(A WOMAN IN JERUSALEM)

Copyright © 2004 by Abraham B. Yehoshua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Liepman AG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耶路撒冷,一个女人 / (以)亚伯拉罕·耶霍舒亚著;
金逸明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3504-2

I. ①耶… II. ①亚… ②金… III. ①长篇小说-以
色列-现代 IV. ①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0673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何家炜 郁梦非
装帧设计 钱 璐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72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25
版 次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504-2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献给我们的朋友达芙娜

二〇〇二年夏天，她在斯科普斯山炸弹事件中遇难

目录

第一部分 经 理 001

第二部分 任 务 093

第三部分 旅 程 159

第一部分

经 理

尽管人力资源经理不是主动揽下这样一个任务的，此刻在柔和的晨光里，他却领悟到了它出人意料的重要性。行将熄灭的篝火边站着一个身穿修士袍的老女人，在她的要求被翻译和解释给他听的那一刻，他突然感觉精神抖擞。耶路撒冷，一周前他刚刚离开的那个饱受苦难的破旧城市，现在它又一次变得至关重要，就像在他小时候一样。

然而，他非同寻常的任务却是源于耶路撒冷当地一家周报的主编向公司指出的一个简单文书错误，一个本可以用合理的借口和简单的道歉来解决的错误。可是，由于担心这样一个道歉——一个大可以解决问题的道歉——会被认为不够有诚意，八十七岁的公司老板很固执，他要求大家摆出一种明确的姿态，并下令执行一个代表他本人和全体员工的切实悔过计划，于是就有了这次远行。

是什么让老头如此不安？几近宗教狂热的驱动力是从哪里来的？是受到这个国家，尤其是耶路撒冷正在经历的艰难时世的影响吗？他毫发无损地熬过来了，所以他经济上的成功，就像其他建立起来的商业一样，需要时刻警戒以避免公众的诟病，讽刺的是，如今这些诟病即将被印在他本人供应的新闻用纸上。披露故事的尖刻特稿的作者是政治上的极端分子，也是为人处事相当不圆滑、始终毕不了业的博士候选人。倒不是说他在写稿时就意识到了这一切，也不是说他本来就会轻描淡写一点；而是说报纸的主编和出版人不愿意用一种不愉快的突然袭击毁掉一位同事的周末，毁掉他们之间的业务关系，于是他们看过故事和配图照

片（一张在被谋杀的女人的购物袋里发现的血迹模糊的破烂工资单）后，决定让老头在同期报纸上作出回应。

它也不真是一则多么令人震惊的报道。然而，在这种行人常常在街上被炸死的时候，最古老的地方到处都是情绪激动、良心不安的民众。于是，在那个工作日结束时，人力资源经理试图躲避公司老板的召唤，因为他已经对前妻保证他会准时离开办公室去陪他们唯一的女儿，但老头手底下经验丰富的行政经理却拒绝放他走。她感觉到了老板的烦躁，所以赶紧劝说人力资源经理把他自己的家务事放到一边。

整体而言，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很好。人力资源经理原来在销售部工作，自从他为公司新的纸张文具产品线开发了几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后，他们的关系就一直不错。所以，当经理的婚姻不稳时——部分也是因为他经常出差，老头不情愿地同意指派他为人力资源部临时领导，一份可以让他每晚都在家睡觉并试图修复婚姻裂痕的工作。可是，他不在家造成的矛盾反而因为他在家而变成了一种更为势不两立的敌意和分歧——起初是心理上的，然后是理智上的，最后是性方面的——持续地自动激化。如今他离婚了，但他决心要跟女儿保持亲密的关系，这是阻碍他重返原本喜欢的旧岗位的唯一原因。

老板宽敞办公室外的走廊里，雅致柔和的灯光从来不会因为季节或晨昏而改变。人力资源经理一出现在门口，那篇即将出现在当地周报上的文章便戏剧性地被猛掷到他的面前。

“我们的一个雇员？”人力资源经理觉得这难以置信，“不可能。如果是我们的雇员，我肯定会知道的。肯定是出了什么错。”

老板没有回答。他只是把长条校样递了过去，人力资源经理站着快速读了起来。可恶的文章标题是“‘每日面包’背后令人震惊的惨无人道”。它的主题是：一周前，在耶路撒冷集市的一次爆炸后，一名四十来

岁的女子被发现身受重伤。她唯一的身份识别标记是公司发的一张工资单。在她躺在医院里被抢救的两天里，无论是她的雇主还是同事，没人对她表示过丝毫兴趣。即使在她去世后，她也是身份不明地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无人问津，无人哀悼她的命运，也无人安排她的葬礼。（接下来，文章简单介绍了公司和它旗下著名的大型面包房。公司是上世纪初老板的祖父建立的，最近刚刚扩大规模增加了新的纸张产品线。）文字的配图是两张照片。一张是几年前老板在照相馆里拍的头像照；另一张是人力资源经理的照片。后者既暗又模糊，显然是最近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抓拍的。图片的说明写道：他是因为离婚才获得该职位的。

“卑鄙小人！”人力资源经理咕哝道，“完全是站不住脚的诽谤……”

但老头想要的是行动，而不是抱怨。让他心烦的不是文章的语调——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是如今的潮流——而是文章的内容。既然主编发善心给他们机会立即回应，这或许能化解对他们的指控，但假如他们对此不理不睬一个星期，那么这些指控就可能变得有模有样，他们最好查明这个女人是谁，以及为什么没人知道她的事情。实际上——为什么不呢？——他们应该联系卑鄙小人本人，看看他知道什么。谁也不准他下一步要干什么。

总而言之，人力资源经理将不得不放下一切，集中精力应对这件事。当然，他明白他的职责不仅是处理假期、病假和退休，也包括处理死亡事件。如果文章在他们没有作出恰当回应的情况下发表，那它对公司非人道和残酷贪婪的指控就可能引发公众的抗议，并进而影响他们的销售业绩。毕竟，他们经营的不是一个普通面包房：每一条离开面包房的面包都关系到创始人的名誉。为什么要让他们的竞争者莫名其妙地得利？

“莫名其妙地得利？”人力资源经理对此嗤之以鼻，“谁会在乎这种事情？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候……”

“我在乎。”老板烦躁地回答，“尤其是在这样的時候。”

人力资源经理点点头，折起文章，不动声色地把它塞进口袋里，焦急地想要离开，以免老头不但要怪他人事记录有错误，还要把炸弹袭击怪在他的头上。“别担心，”他笑着安慰老板说，“我明天一早会首先处理这个女人的事情。”

身材高大敦实、衣着昂贵的老头在椅子上坐起来，脸色苍白。夸张的飞机头蓬得很高，在柔和的灯光下看起来犹如一只皇家雉鸡。名誉受到威胁的他用尽全力双手抓住经理的肩膀。“不是明天早晨。”他一字一顿地说，“是今晚。今天晚上。现在。一点时间都不能浪费。我要这一切在黎明前水落石出。明天早上，我们就把公司的回应发给报社。”

“今天晚上？现在？”人力资源经理大吃一惊。他对这事感到抱歉，但现在也太晚了。他要赶时间。他的妻子——就是他的前妻——去外地了，他保证过会照看他们的女儿，并开车送她去上舞蹈课；在公车爆炸案频发的情况下，他们都不愿让女儿搭乘公共交通。“为什么这么急？”他问，“那张该死的报纸每周五出版。今天才周二。我们有充足的时间。”

但老板太担心对他非人道的指责了。不，根本没时间了。这份每周末和全国其他八卦小报一起免费分发的报纸周三晚上就付印了。如果届时他们没能作出回应，那就得再等上一个星期；期间，他们会受到各方的指责。如果人力资源经理不愿彻底处理此事——那就让他这么说吧，另找他人不会有问题的——或许另找的人还可以来领导人力资源部……

“等一下。我的意思不是……”老板临时发出的最后通牒猛地击中他，让他感到困惑。“那我该拿我的女儿怎么办呢？谁来照看她呢？您见过她的母亲。”他苦兮兮地补充道，“她会杀了我的……”

“照顾她的人就在这儿。”老板打断他，指向行政经理。想到自己被委以这个麻烦，行政经理的脸立刻红了。

“您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我是什么意思？她会开车送你的女儿，像照看自己的孩子一样照看她。现在让我们卷起袖子好好工作，以证明我们跟那个卑鄙小人一样人道吧……证明我们是在乎的。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的好员工，难道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没有，我们别无选择。”

二

“是的，甜心。是的，亲爱的，我明白。我知道你不需要别人开车送你。但为了你的妈妈，你就答应吧。也是为了我。最好还是让这个阿姨送你去舞蹈班并接你回来。别无选择。没有其他办法……”

他的女儿很失望，她要的是爸爸，而不是一名司机。他在电话里好言好语哄女儿的口吻是为了安抚她的情绪，听上去倒很像他的老板。

“你说得没错。”一分钟后他坦承道，这一次是为了避免和前妻吵架。他的前妻通过女儿得知他另有安排，便打电话来指责他不负责任。“我承认这点。我确实保证过。但现在发生了糟糕的事情。你就讲点道理吧。我们的一个雇员在一次爆炸中丧生，我必须去处理相关的细节问题。你总不想我丢掉工作，是吧？别无选择……”

这几个简单而坚决的字眼，“别无选择”最先出自他的老板之口，现在却像令人宽慰的咒语一般在他的脑海里回荡——这是一个漫长曲折的夜晚，他接手事情后的第一个夜晚，但到这个夜晚快结束时，他已经在想象死者的模样了。而且，在接下来的奇怪日子里——本周的周末便去遥远国度的大草原安排葬礼——这些字眼也在他的脑海里回荡——无论是在最难抉择的艰难时刻，还是在危机与不确定交织的瞬间——他用同样的字眼和他的同伴们团结在一起。这四个字像战斗中的旗帜标语，像来自灯塔的烽火在黑暗中闪烁着，给予他们勇气和方向。别无选择。他们必须一路走到底，哪怕这意味着原路折返最开始的地方。

他用这个短语警告他那未经允许便提前下班的秘书。就算她在电话

里争辩说她已经放保姆回家，现在没人照看她的孩子，也没有用。老板追求人道的决心也带动了他。“别无选择。你可以把孩子带来这儿，我会照顾小孩的。我们必须尽快通过工资单查明那个女人的身份。你是唯一能办这件事的人。”

雪上加霜的是，一场暴雨就在那个时刻倾泻而下，早早地预示了那年冬季的丰饶^①。那个冬天我们绝望地希望：相比我们所有的警察和保安，冬季能更有效地冷却我们的敌人对于自杀性袭击的狂热。干燥的乡村变得郁郁葱葱，地上盖满了我们已经忘了香气的花草。没有任何人抱怨倾泻而下、淹没人行道、阻碍交通的洪水，因为我们明白洪水带来的不仅是损失。许多东西会得益于蓄满水的土层，并在干燥炎热的夏季回来时给予我们安慰。

傍晚的第一缕暮色降临时，他的秘书穿得鼓鼓囊囊，浑身湿漉漉地赶到了办公室，起初人力资源经理以为她把孩子留在了家里了。但当她折好雨伞，脱掉黄色的斗篷和毛皮大衣后，他看到她身上绑着的背袋里坐着一个脸颊红扑扑的健壮婴儿，婴儿的嘴里含着一只巨大的奶嘴，正好奇地打量着他。“这算什么包裹婴儿的办法？”他好奇地问，“小孩会被闷死的。”他的秘书以不同于平常上班时的生硬口吻反驳道：“相信我。”随即把婴儿放在地毯上，并给他换了一只干净的奶嘴。小家伙环顾四周，仿佛在寻找一个合适的目标；他吐掉嘴里的新奶嘴，翻身过来，趴在地上，手里攥着奶嘴，开始以惊人的速度爬了起来。“他由你全权负责了。”秘书还是有点不耐烦，但口气亲切了一些，“你说你会照看他的。”

她拿过报道，开始慢慢地读。然后，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在死者口袋里找到的工资单上的模糊照片，她困惑地问正在照看爬行婴儿的经理：

① 耶路撒冷属于地中海型气候，特征为炎热少雨的漫长夏季，以及相对短暂、凉爽且多雨的冬季。

“这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被告知爆炸发生的日期后，她贸然猜测说，这个女人起码在一个月前就离职了，无论是否有工资单，她已经不再是他们的雇员，这一整篇令人不快的文章完全是无中生有。

人力资源经理，一边盯着婴儿（婴儿已经爬到了通往走廊的门边，经理正在思考是否应该阻止他继续往前爬），一边苦恼地回答：

“无中生有，该死的无中生有。我们必须查明她是谁，为什么没人知道她。她究竟是离职还是被解雇了，为什么她还在领工资？一定在什么地方留有记录。让我们开始查吧。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他转身跟着婴儿——小家伙被走廊里的黑暗短暂唬住后，又迅速爬了起来，现在正爬向老板的办公室。

难怪他们二十岁时就准备好爬喜马拉雅山了，人力资源经理跟在婴儿的身后心想。婴儿不时毫无预警地猛坐起来，仿佛在思考要往哪里爬。跟在后面的经理身形敦实，身高普通，剃成板寸的头发里已经显现出了第一缕白发，年近四十的他深感疲惫和沮丧。他非常怨恨那个无名女子，她外出购物时连身份证都没带。现在要他负责查出她是谁，而他之前又累又渴，疲惫不堪，已经上了一整天的班。

婴儿爬到走廊的尽头，停在老板办公室的门口——把维护自己名誉的事情托付给他信任的人之后，老板此时正在享用一顿平静的晚餐。他办公室的门，用雅致的黑色皮带拴着，以保卫在门后发生的所有秘密交易；一只手里仍捏着奶嘴的婴儿被门挡住了，他着急地拍门，这时，秘书发出胜利的欢呼，谜被解开了。毕竟我的严格管理还是很有用的，人力资源经理心想，他趁婴儿还没来得及反抗，一把将他抱起，犹如一架被劫持的飞机，婴儿被高举着抱到他妈妈的身边，秘书色彩鲜艳的电脑屏幕上不仅显示了一份个人简历，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并不年轻的金发女子开心地笑着。

“找到了！”她宣布，“稍等片刻，我会给你一份纸质版。既然我知道了她是哪天开始上班的，我甚至可以查出你是哪天面试她的。”

“我面试了她？”抱着婴儿的经理惊讶地问道，婴儿正用一点点大的小手拧他的耳朵。

“不是你还有谁？你去年七月上任后下达的第一道指令就是，雇用或解雇任何人都要经过你的同意。”

“但她在这里是干什么的？”发现自己居然跟受害者有所关联让经理很不安，“她在哪个部门工作？谁是她的负责人？你的电脑里是怎么说的？”

电脑里并没有这些问题的答案。电脑显示的编码仅仅说明女人曾隶属于一支在公司各个部门流动的保洁队伍。“在这种情况下，”经理难过地低声说，“她去世时，一定是被忽视了……”

秘书是公司的资深雇员，对公司的好几项改进功不可没（正是她把人事部更名为人力资源部，并引进了电脑化的人脸扫描系统），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没人能在这儿销声匿迹。”她告诉依旧指望着她的经理说，“每个雇员，甚至是最底层的保洁女工，都会有人确保他们上班打卡并认真干活。”

她满脑子的行政工作，或许还有关于该事件的道德问题，以至于她似乎完全忘掉了她本不愿离开的家、等着吃晚饭的孩子们和正在狂下的暴雨。仿佛老板受到非难的人道精神也影响到了她，现在她积极地处理着第二项任务，准确无误地从一个文件柜里取出去年夏天招工面试的记录，就像她从电脑里搜出死者的信息一样。和面试记录钉在一起的是一份公司医生出具的简单医学报告，她在上面打了几个洞，也在文章和照片上打好洞，然后把它们装进一个黄色的文件夹里，作为“A套证据”递给了经理——诚然是很少的证据，但至少是一个开始。

婴儿大哭起来。秘书从人力资源经理的怀里抱过孩子，建议他要么去他的办公室细读这些文件，要么至少把头转过去，好让她有空间照料孩子。她要给他喂奶，否则他不会让他们安静地决定这个烂摊子该归咎于谁。甚至没等她说完这句话，她宽松衬衫最上面的一粒纽扣就松开了，顿时露出了半个胸脯。